

有关《古小说钩沉》辑录年代的重要资料，现在还很少有人注意。

秋肃集

鲁迅述林

林辰著 王世家编校

林辰文集

贰

山东教育出版社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著 王世家编校

鲁迅述林

秋肃集

林辰文集 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辰文集. 贰/林辰著.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328—6247—4

I. ①林… II. ①林… III. ①林辰(1912~2003)
—文集②鲁迅著作—文学研究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2062号

编校说明

《林辰文集》共四辑。

壹 《鲁迅事迹考》《鲁迅传》

贰 《秋肃集》《鲁迅述林》

叁 《跋涉集》

肆 《诗农书简》

本辑收录《秋肃集》与《鲁迅述林》。

《秋肃集》 四十年代，作者在从事教学工作、研究考证鲁迅生平史料的同时也从事针砭时弊的杂文创作，发表在《新华日报》等报刊上。作者自己收藏的原刊文剪报、手稿计三十多篇，并列有篇名目录。五十年代初拟自编杂文集《秋肃集》，后未果。现编者根据作者亲拟目录，又作适当补充后代编成帙。

在作者收藏的剪报上，部分文章做了修订，修订的内容编者以校记附于篇末。集内各篇以写作时间为序排列。尚有几篇存目无文，暂付阙如，容后补遗。

《鲁迅述林》 为适应鲁迅研究工作深入发展的需要，反映国内

鲁迅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八十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了一套鲁迅研究丛书，《鲁迅述林》为其中一种。在友人王永昌的协助下，作者从自己的著作中选出二十五篇，结为一集。一九八五年十月交稿付排，于一九八六年六月出版。

本书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本付排，并据作者自用本订正了初版本的舛误之处。

《林辰文集》中的著作、文章多撰写、发表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些标点和文字的用法不尽符合现行出版规范，整理、编辑加工中，为遵循原著，在这些地方的处理上适当变通了目前通用的出版规范，例如全书中的公历纪年均用汉字表述，本应用顿号的保留了作者使用的逗号，本应为“地”字的沿用了作者所用的“的”字，等等。如此处理，我们希望能将一份原汁原味的历史文献展现给读者。

目 录

秋肃集

- 003/ 斥菊池宽
006/ 从林房雄说起
011/ 转蓬
——纪念“一·二八”
017/ 控诉篇
024/ 略论宋玉的帮闲
030/ 灯下杂记
033/ “英雄所见略同”
036/ 消夏录
039/ 谈吴赤溟
043/ 作家的照片
045/ 儒林新史
047/ 一只“红色女高跟鞋”
049/ 二臣的悲哀
052/ 人品与文品

- 055/ “遍山屁股”说
- 057/ 教授
- 060/ 顾亭林与黄培诗狱
- 063/ 以卵击石
- 065/ 中兴的将士
- 068/ 纸帐和秧被
- 070/ 边民丑恶论
- 072/ “喜讯”
- 074/ “女闯将”云者
- [附录]
- 077/ 女闯将苏雪林(小观)
- 078/ 关于“女闯将”(白华)
- 080/ 不与同中国
- 082/ 我想起“荆生”
- 084/ 吐沫集
- 087/ 谈“筹安”一丑
——拟刘师培的墓志铭
- 092/ 严复小谈
- 096/ “圣德”一例
- 098/ 冤哉,“小朋友”!

- 100/ “名贤”一例
 103/ “亦何益哉!”
 107/ 我含着热泪欢呼
 109/ 《秋肃集》后记(王得后)

鲁迅述林

- 117 / 关于《古小说钩沈》的辑录年代
 121 / 《古小说钩沈》所收各书及其作者考略
 144 / 鲁迅计划中《古小说钩沈》的原貌
 150 / 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沈》的成就及其特色
 163 / 鲁迅《云谷杂记》辑本及所作序跋二篇的发现
 170 / 从鲁迅佚文《〈百喻经〉校后记》说起
 175 / 《会稽郡故书杂集》是怎样的一部书
 179 / 鲁迅辑佚工作举隅
 ——略谈鲁迅辑录的几种古籍
 196 / 鲁迅与韩愈
 ——就教于郭沫若先生
 201 / 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

- 219 / 鲁迅对三一八惨案的抗争
- 227 / 辟史天行关于鲁迅的几篇文章
- 237 / 鲁迅与自然科学
- 253 / 鲁迅与注音符号的制定工作
- 258 / 鲁迅与三昧书屋主人
- 261 / “木瓜之役”小记
- 264 / 鲁迅所见的王金发
- 270 / 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后记》和附识
- 276 / 鲁迅论唐代传奇作家沈亚之
- 282 / “苏曼殊是鲁迅的朋友”补说
- 288 / 关于《鲁迅诗集》
- 294 / 略评《鲁迅旧诗笺注》
- 303 / 鲁迅著作需要疏证
- 309 / 二十年的愿望
——参加《鲁迅全集》(十卷本)编注工作感言
- 313 / 写在新编《鲁迅全集》出版的时候
- 321 / 后记

秋
肅
集

斥菊池宽

最近，在《文摘》第十三号上，看到菊池宽的一篇短文：《东亚的和平》。

在日本新思潮派的作家里面，除了芥川龙之介之外，菊池宽要算我最熟悉的一个，但我不读他的作品，却已有两三年，只要一提到“菊池宽”三字，我的眼前便浮现出一个俗不可耐的市俗的脸嘴，再也不愿看他的东西了。然而，在日本法西斯强盗正积极进攻中国的今日，他却来高谈“东亚的和平”，因此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于是又读了他的这篇文章。

他这篇文章的大意是：“东亚和平这东西，由于多种势力的对峙，是绝不能产生的”，必须“有一大势力，才不能不有统一”，而这“招致东亚和平的大势力”，便是“日本帝国的势力”。他以为“这是过去历史所昭示的现实”，因为中国不能“忠实地认识这种现实”，反要“诱导欧洲列强的势力，以图牵制日本”，致使东亚和平永无实现的可能。因此，他遂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除了中国痛改前非，与日本协心握手更生而为新国家外，便别无获得东亚和平的方法。”

但是，由我们看来，东亚和平之所以“不能产生”，其原因并不在多种势力的对峙，而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存在。“过去

历史所昭示的现实”，是日本对东亚和平的一贯的破坏，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一部向外开拓史，便是这一“现实”的最好的证明。所谓“日本帝国”，并不是“招致东亚和平的大势力”；恰恰相反，它是破坏东亚和平的势力。惟有打倒这种势力，使东亚各国共同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然后和平乃可实现。菊池宽所说的“讨伐中国，使之深悟其非”以及“以日本为盟主，东洋的和平便可保持”等话，并不是“获得东亚和平的方法”，而是——把东亚“各种势力”完全践踏在“日本帝国的势力”之下的方法！

他故意歪曲了“历史所昭示的现实”，并进而诬蔑中国的抗战，是“以欧美的势力为背景”。中国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诚然需要欧美列强的同情与援助；但这意思，并不是“依靠”欧美的任何国家，只不过是希望可由此而缩短斗争的过程，早日达到解放的目的。纵使没有他国的同情和帮助，但在日本帝国主义无厌的进攻之下，中国为了生存，也必然要发动神圣的抗战的。而且，我们相信，以中国一国之力，最后也必可打倒日本。从菊池宽这篇文章内所说的“容共抗日的中国一日存在，我日本便一日置于危险之中”这话看来，破坏东亚和平的日本强盗，已因我国的空前统一和坚强抗战而感到惶恐不安了。

总之，东亚和平无法实现的原因，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存在；因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便是实现东亚和平的惟一的方法，而中国目前正运用着这一方法，以争取东亚和平的实现。这是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纵使菊池宽怎样的歪曲诡辩，也是无伤于这种现实的毫发的。

但是，文学家的菊池宽，为什么会发出这样无耻的言论来呢？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情。我们得先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作家，然后才能深切了解他这篇文章的出发点。

菊池宽在过去日本文坛上，是以独特的艺术手腕和清新的题材，见称于读者的名作家。自一九一六年，《新思潮杂志》第四次复刊以后，他的文名日渐增高起来，成为文坛注目之的。他所作的小说和戏曲，多至不可胜数。其中小说如《无名作家日记》，《若杉裁判长》，《忠

直卿行状记》，《藤十郎的恋》，《兰学事始》，《在恩仇的彼方》；戏曲如《父归》，《玄宗的心情》，《义民甚兵卫》，均甚有名。但这些作品，除了令读者惊倒于他的技术的熟练之外，别无其他意义。他虽然高喊着“生活第一，艺术第二”，认为文艺作品除了“艺术的价值”以外，还应该有一种“生活的价值”（见《文艺作品内容的价值》，章克标译），但实际上，他的作品却正缺乏这种“生活的价值”，而带着艺术至上主义的色彩。他又因为要迎合一般读者趣味，常常在新闻纸上发表长篇的通俗小说，因此获得大量的稿费，成为日本文学界最富有的一人。在许多读者的心目中，他已经不是一个作家，而只是一个以贩卖小说为业的特种商人。我们只需一读他的《再和我接个吻》之类的作品，便也会发生同样的感觉。

这里，让我们引用宫岛新三郎的几句话罢。他以为菊池宽的作品，“差不多没有叫人深深地想想人间生活之根本，或与读者的心底以强烈的刺激一类的事。总之，是艺术至上主义的文学，是享乐艺术；既非暗示的艺术，也不是力的艺术。从而在现在，早已是无用的艺术的文学。……到头来，是要和资本主义社会之崩坏同时死灭的文学艺术”（见《现代日本文学评论》，张我军译）。这虽是寥寥几笔，但对于菊池宽的文学活动的评价，倒是十分中肯。像这样的作家，在本质上，和军事法西斯之间，并没有存在着多大的差异，因为他们同是霉烂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他之所以会发出“东亚的和平”一类的言论，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除了菊池宽之外，“七七”以后，日本许多作家，如青野季吉，林芙美子诸人，都成了日本军阀的代言人，甚至连有名的人道主义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也在侵略者的面前，提出了“恩威并用，使华人在精神上敬爱日本”的“开发华北”的“妙策”。但无论他们怎样的叫嚣，终无损于中国的坚强抗战，他们终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一同毁灭在这次战争的火焰里！

从林房雄说起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无论在描写的范围上,或表现的技术上,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从自然派作家国木田独步,田山花袋诸人说起,许多日本作家的作品,都大量地被移植到中国来。其间最为我们所熟悉的,在先是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诸人;但在稍后一点,有一个时期,这些作家的印象,却在读者脑里暗淡下去,另一批新的名字,代替了他们而在读者的心目中取得了地位。在这些新的名字之中,林房雄便是其一。

和村山知义,叶山嘉树诸人差不多同时,林房雄开始获得了一部分中国读者的注意,在当时的日本文坛上,他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作家而存在的。他相信“文学的真的脚色,存于其为社会之促进力”。他的每一篇作品,他自己都以为是“企图着向那萎缩着,颓废着,陷于离开时代生活的可怜的现代日本的纯文学挑战之冒险的意志的成果”。大约就因为这原故,在当时的风气之下,他的作品才会在中国流行起来。他的长篇如《都会双曲线》,短篇如《茧》,《百合子的幸运》,《牢狱的五月祭》,《公园的密会》等,主题都是在表现日本社会的黑暗面及其不可挽救的种种危机。其中如《公园的密会》,写一个刚出了商业学校的青年,怀

着凌云的壮志到了东京,以为在那里可以找到适意的工作,然而结果却只有当警察,三日一次的到某公园去执行派出所的勤务。这公园是以幽会著名的,年轻的警察在开始公园勤务的那晚,便怀着兴奋的心情,吹着口笛,在公园内巡行。他希望在什么地方发现一对“偷偷地靠拢在一起的男和女”。没有多久,他在一个铜像后面长凳上,发现了人影,他心脏鼓动地蹑上前去,霍的把怀中电筒开了,但是,在电光中爬起来的,是一个“衣服褴褛好像稻草人似的男子”,并不是什么艳装的男女。过了三天,到了轮着第二次勤务的时候,在园内钟楼的后面,他又发现了可怪的人影。这次使他惊讶了,在钟楼檐下的石板上蠕蠕地爬起了“干肺似的十来人”,向他哀求着:“请您慈悲点,至多三日有件把事做,除拜借公园之外,实在没有旁的方法……”。听着这样的话,年轻的警察只有默然走开了。到了第三日的晚上,他从公园入口处,跟踪着“斜戴着夏帽子的洋服和梳着耳隐头的擦着顽艳红粉的年轻的一对”,走向栗树的繁枝中去。在幽暗中,他看见两个睡着的人影。然而相隔不过五分钟,当他隐着靴声走过去,吆喝着突然把电筒晃亮的时候,那艳装的一对不见了,站起来的却是“穿着褴褛的短衣和束着油污的衣带的劳动者”,不住的给他赔罪:“呀!实在对不住。每日没点事做,除托庇公园之外,没有旁的法子。”这年轻警察从茫然中恢复了自己,他突然想到报上“失业者百三十万,截至今秋止,怕会达到二百万”的记载,他想起自己也是可悲的失业者中的一个,于是他明白一切了。由这个短篇,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失业问题的严重。但最足以代表林房雄,而且他自己似乎也最满意的,自然是那篇作为集子名称的《牢狱的五月祭》。内容是叙述给日本政府用“违反战时维持令”的罪名,拘禁起来的囚人们,为了要求保释“为不流通的空气,不充分的日光,恶食,失眠,和日日只有五分钟的运动,把身子蠹蚀下去”的患病者而绝食的故事。就技术看,这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短篇;虽说有些地方还残留着他早期的新感觉主义的色彩。此外

如《茧》，是写日本劳动民众的苦痛，《一束古典的情书》是写安南志士的反法运动。在这些文章里，他以他的生动之笔，描绘出了日本民众的生活的痛苦，代替了他们的反抗的呼号。对于殖民地的安南，亦予以深厚的同情。他在当时，实在是以一个坚定的勇敢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的。

然而，有谁料得到呢？不到十年，号称“社会主义作家”的林房雄，现在却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吹鼓手。他适应着日本军阀的军事侵略，竭力提倡“爱国主义”的文学。他以为六百年以前，“时常顺着风渡到南支那海，劫略了大明国底岸”的倭寇“不是简单的海贼”。倭寇的劫掠行为，乃是“日本民族的活力底泛滥”。而“现在威严地压制着南支那海的”日本海军里面，“或许就有倭寇底直系子孙”。所以，由他看来，目前日本兽军在中国的种种暴行，自然也都是“日本民族的活力底泛滥”。而且，他还随着“皇军”一同到了上海。可惜的是，当中国空军飞往虹口投弹的时候，这位勇士惊吓得从旅馆的楼梯上跌了下来，不久，便乘着军舰回国去了。我们假若把他今日的这种种疯狂的言行，和他过去的文章对照起来，都怕要不相信这是出于一人之手罢？日本军阀使用着精良的飞机大炮，在中国各地肆行着轰炸、屠杀、焚烧、奸淫……种种暴行，而林房雄则以他的笔锋，配合着日本军阀的武器，向中国横扫过来，那效果是并不下于飞机大炮的。对于这“厚脸无耻”的东西（这四个字，是他过去的名字，而且同属于战旗派的鹿地亘送给他的），我们实在有着说不出的憎恨。

然而，除了林房雄一类文化疯狗之外，在日本文学界，也还有着许多同情中国，反对侵略的作者。鹿地亘、池田幸子二位，便是最显著的例子。他们二人于三月中到达汉口，参加了我们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线，国内报章杂志时常有他们或有关他们的文章，这里用不着多说。我们愿在这里提及的是一个女流作者长谷川照子，她在一篇题名《爱与憎恶》的文章里，这样的说：